



□葛昌明

冬天的早晨，当我们还躺在炕上，窝在被子里时，母亲已经点燃了炉膛里的柴草。屋子里迅速弥漫着浓浓的烟雾，待柴火燃旺，母亲把煤块掰碎丢进炉膛里。母亲跑过来将我们被子的一角掩实，不让我们裸露出来的肩膀着凉了。之后，母亲挑着水桶去水泉上担水去了，于是在我们匀称的呼吸声里，炉火旺起来，放在炉子上的锅里的水开始响起来。

在袅袅炊烟升起的地方，便有了岁月的温情，拾起了游子的衣襟。然而，在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因为模糊的记忆和贫穷的生活，限制了我们收藏它的心情，往往把这些风景疏忽了，任它流浪在风的平原上。

金坪，这是一个在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的村庄，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村庄。周婶家用铁勺油炝葱花醋，就能香飘整个巷子；一声狗叫，一声驴嘶，都能辨清是门前芮家的还是屋后南家的。这里养育着七八家姓氏的百来口人，金坪——生我养我的故乡。

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从大沙沟、小沙沟、榆树沟沟、沙渠湾、南仓沟、溜拉榜等沟沟岔岔走出来的王、卢、杨、芮、葛、罗、南等几姓人家，选中金坪这块地方，修房安宅，开田拓地，于是，有了金坪的村落。

从散居到聚居，村庄的形成，是基于群体成员（村民）共同的需要，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半坡人从原始森林到半地穴式而居，并非一蹴而就。然而，“金坪”，或许因其普通和微小，其建村的历史离我们并不太远，都存活在金坪每个人的记忆里。至于散落在金坪沟沟岔岔的人家，每一户都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传说。

庄户人家的意识很淳朴，早出晚归，耕田种地，养家糊口，却无意间赋予了“金坪”无限美好的想象。金坪，既没有“金子”，也没有壮阔的“坪地”。前临山，后依山。按理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但满沟满凹光秃秃的，石头多，可耕的田地并不多。金坪切切实实是靠天吃饭的，然而，十年九旱，金坪，并没给予我们多少粮食。

苦难是鲜活的，记忆是悠长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金坪的人们默默无闻地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。而随着他们的颠沛流离，或者走南闯北，金坪，这个村庄始终有二郎神的护佑，有皮影戏的陪伴，有社火会锣鼓家伙的铿锵。信仰和生活的联结，自然结成一种朴实而顽强的精神，犹如巍峨的米家山，冬青夏翠，丰满着贫瘠岁月里或稀或稠的拌汤，体恤着他们的春夏秋冬，交织着他们的悲欢离合。于他们而言，即使日子过得很单薄，但总相信阳光总会照耀到他们的脸庞，温暖他们的胸膛。

一股从喜鹊沟引流下来的泉水，在庄子东南面经久不息地流淌，喂养着全村人及全村人的骡马牛羊鸡猪狗。泉水聚成一汪浅浅的涝坝，十天半月，浇灌着菜园子的几亩水田。

泉水很甜，故土难离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要从金坪往灌区搬迁，多数人家一定要带上几壶金坪的泉水。但无论金坪的泉水怎样香甜，金坪依然是靠天吃饭的地方。它可以滋养我们对水的最原始的记忆，却满足不了我们果腹之需。

说走就走。搬迁，从干旱山区到提黄灌区。于是，金坪，这个在我们眼里还称得上繁华的小村庄，迅速解体，只剩下三户倔强的人家，再就是一地残垣断壁。

我们从哪儿来，又要到哪儿去？

沿着这样的思考，我们世世代代迁徙、繁衍、生活。或许答案不是唯一，但我们就这样努力地仰望着生活的蓝天。

马兰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们赶着一群

驴在山沟里砍柴。冬天，男人们在钻夹墙的煤行里，在孱弱的煤油灯光下，在漆黑的世界里挑起生活的勇气和希望。女人们则包裹着头巾，去拾头发菜。走街串巷的甘谷货郎来了，猪鬃换点点花馍的颜色，给孩子买几颗豆豆糖，置一把篦子、梳子，换一两件衣服，扯几尺花布。腊月里杀年猪，把左邻右舍都喊过来吃顿年猪饭，日子过得如此简单。
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金坪，它只不过是我们居住生活过的一个小小的村落。但终究将它的一山一水刻画在我们人生的坐标里，烙印在我们柔软的心底。一生一世，在或长或短的人生履历上，始终书写着这个简单的符号。它并不富饶，也非富有，却给了我们生的勇气与活着的希望。

灯光是一个丰满的形象，煤油灯是金坪夜晚的开始。同样在忽闪忽闪的灯光下，母亲在缝缝补补，或者趴在炕桌上拣头发菜，或者在给我们捉衣服上的虱子。也还是在那盏煤油灯下，父亲教我写过“大、小、多、少”“上、中、下”“马、牛、羊”“人、口、手”……

于是，在来来往往的旅程上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在起起落落的潮流里，在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，金坪，它有形无形地漂泊着，让故乡的人在梦里牵挂，在记忆里寻找。

百十来口人的小村庄，有会打铁的，有会缝皮袄的，有会做木工的，有会画棺材的，有会打卦的，有会接生的，有会说媒的……技能和日子联系，手艺与生活贴近，可以稍稍让他们的日子与众不同，也因了他们的参与，可以真实地完成庄子上每一项重大工程，比如要社火、到庙上求雨，比如修路筑坝，背砂压田，开渠引水，还比如每户人家的婚丧嫁娶，几乎全庄子人都在走动。这既是农耕时代变工互助之精神的传承，也是村民齐心协力具有的格局。

谁家的骡马走失了，小儿夜哭等等闹心之事，必有易人相求相解，至于上梁安灶，吊门起坟，禳灾祈福，金坪上的人小心而谨慎，拜二郎，访易人，恭敬而诚心，让平淡的日子，朴素的生活，长出热情的仪式，为瘦弱的岁月绽放出异样而绚丽的色彩。

春种秋收。麦子打了多少石，糜子打了多少石，在很长一段时期，这始终是金坪上庄户人家关心的中心。好的庄户人家有好的收成。我的小伙伴家里生活条件好，他常吃白面馍馍，我就想着用我的黑面馍馍换他的白面馍馍，他竟然乐意，我也很高兴。

水沟是块奇特的地方，有块滴水的岩洞，夏天的时候，走进那岩洞里，竟然还有冰棱子；水沟对面的沙滩，有成为化石的乌黑的鸟蛋；中台子全是压了砂的砂地，种着糜子，也有的种瓜；糜子快要成熟的时候，偷吃糜子的鸟儿多，地边上插着的稻草人鸟儿不怕，我们就要去打鸟儿，看见麻雀快靠近糜子地里了，嘘——嘘——鸟儿便高飞在秋天的天空上。

寒来暑往，四季循序。金坪，带着股韧劲，绵延在岁月的河道上。简单，抑或简陋的小村庄，既赐予我们历数不清的苦难，也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快乐和幸福——金坪，我们拥有真实生命的所在。杏树园子的水结成了冰，我们穿着单薄的棉窝子在那儿溜冰；在灰堆上捡拾没有燃尽的炭块；在喜鹊沟里拾柴，夹墙里挖煤，鸦儿沟放驴，跟着沟沟里乾爷闹社火，站在大凹上伸长脖子看马场山的电视转播塔……

马尔克斯说过，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，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。即便这样，我们记住了在金坪上的生活，虽然繁琐，但却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。

青未了散文奖征集作品

那个叫故乡的小山村

□雍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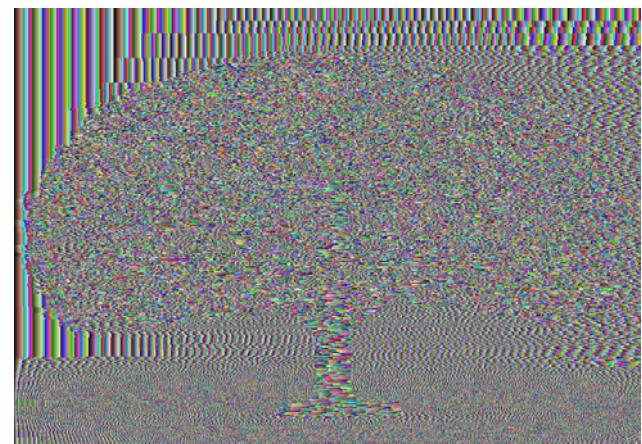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诠释积少成多这个道理，中国历史上诞生过很多成语。诸如积土成山、积水成渊、聚沙成塔、集腋成裘。如果再勉强加一个准成语，可以叫“集玉成树”。汉武帝是“集玉成树”的始作俑者，他在宫外建起一座神明殿，前庭中植有玉树。所谓“植”，其实是混搭，因为其玉树“葺珊瑚为枝，以碧玉为叶，花子或青或赤，悉以珠玉为之。”

汉武帝“植”玉树的豪横故事，被六朝时的一位好事者编为《汉武故事》二卷，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见著录。就是这个故事影响了李白、杜甫、晏几道等众多大咖，因而成为唐诗宋词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典型意象。杜甫在其名篇《饮中八仙歌》中，有“宗之潇洒美少年，举觞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树临风前”之句。“宗之”即崔宗之，不过是诗作平平的一枚“官二代”（玄宗宰相崔日用之子），仅一首诗传世，可因为杜甫这首诗，他与李白、张旭、贺知章等大咖一起彪炳史册，并称“饮中八仙”，还成为成语“玉树临风”的独家代言人。

李白、杜甫、晏几道们谁都没见过汉武帝的玉树，却

千家文玩市场，财力允许的范围内，见到中意的玉器就买。看着压箱底儿的古玉由几百、几千攒到了上万件，一个超级土豪的想法在崔义忠的心中闪现：中国古代就有玉树的传说，如果把这些古玉集中起来，摆放成一棵玉树并对外展览该有多么壮观？这个念头随即被现实浇了一头冷水。因为，这棵玉树需要有个博物馆来展陈，可崔义忠从文玩经营中赚得的钱多数又被古玉收藏所消耗，别说建博物馆，就是换个大一点的房子都是奢望。崔义忠的心头为此平添一丝愁绪。而此后不久，另一位收藏家廖华南的出现解开了崔义忠的心结。廖华南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年轻人，虽然比崔义忠小了十多岁，但两人都收玉、藏玉、琢磨玉文化，一见如故，由陌生而成莫逆。相谈之下，一个由廖华南筹建博物馆、展陈两人藏品的设想应运而生并付诸实施。这个民营博物馆取名为华翌博物馆，华取自廖华南的华，翌取自崔义忠的义（谐音）。

又是十年时光倏然而去。其间，两位收藏家联办的华翌博物馆已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民营博物馆，该馆位于济南阳光舜城南侧的天



泰·太阳树社区，展馆面积1300余平方米，馆藏文物上万件，囊括玉器、瓷器、佛像、书画等多个门类。这十年间，他们奔走海内外各地继续搜寻，沙里淘“玉”。一株占地60平方米、枝繁叶茂的玉树于不久前最终创意设计并组合成型。这株凝聚两位收藏家数十年心血的馆藏重器被命名为“玉树临风”，它由7530余件明清和田玉件创意组合而成，点缀装饰在“玉树”上的玉器有600多种形制，有大小、图案各异的玉牌、玉插屏、玉屏风、玉步摇，有造型别致的玉簪、玉筷、玉洗、玉砚，还有罕见的玉握、玉含、玉珏……仔细端详那些不起眼的小件，不少竟是和田羊脂极品。

第一次看到“玉树临风”，很多人在震撼之余，首先会想到这得值多少钱？而在收藏家眼里，他首先会想到，这得花多少时间？因为，即便你有足够的财力，在短期内可以买下上万件当代玉器，但要将这7530余件明清和田玉器集在一起，非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办不到的。

玉树临风的故事告诉世人，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每个人的时间都可以核算成不起的事，崔义忠和廖华南两位先生做到了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向平 组版:陈明丽